

葡萄牙山頂上的浪漫城堡：佩納宮

王乃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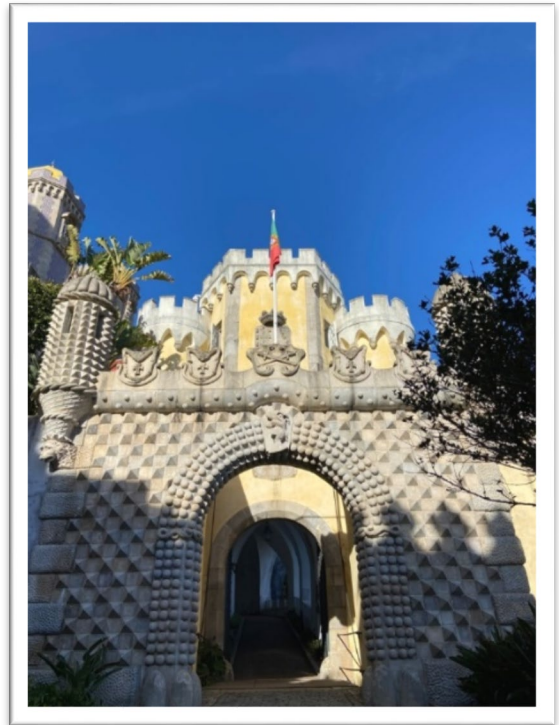
連日陰雨綿綿，冬天的法國，或者更確切地說，冬天的昂傑(Angers)，實在是個讓人能量充不滿的季節。鄰近的伊比利半島，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原來太陽也跑來這裡度假了。一月中，在伊比利半島的這七天，每天都是好天氣。

抵達里斯本的第一天，乾淨的地鐵與從容又不擁擠的人潮，讓我瞬間愛上里斯本的清閒，走在市區裡也都不曾被觀光氣息壓得喘不過氣。沒想到，一國首都逛氣來能夠如此自在！

在里斯本的三天，我們買了 72 小時的里斯本卡，包含交通與多處景點免費或是折價入場。第二天中午在市區街道的用餐區，享用著葡萄牙海鮮粥以及沙丁魚料理之餘，我們才開始思考如何好好運用這張里斯本卡。由於里斯本卡涵蓋了市區到辛特拉(Sintra)的火車，四十分鐘車程即可到達，我們便臨時決定花一個下午走訪位於辛特拉的佩納宮(Palácio Nacional de Pena)！這天下午，我們從里斯本市中心來到了更加人煙稀少的辛特拉，在里斯本的這幾天，總能夠在空曠空間與悠閒氛



圖一：位於辛特拉的佩納宮。



圖二：紀念門。

圍下獨享新鮮的空氣與燦爛的陽光，而來到辛特拉，更能夠擁抱自然風光。

即將抵達辛特拉前，就能隱約看見山頂上的佩納宮那搶眼的紅黃色彩。矗立於辛特拉山的佩納宮(圖一)，如今，不但是世界文化遺產景點之一，還榮登葡萄牙七大奇蹟排行榜。雖然是偏山區的景點，但還是有公車能夠抵達山頂的宮殿區。不過為了爭取時間，我們決定搭乘五歐的計程車上山。普遍的葡萄牙人英文都很好，葡萄牙的英文程度總能打破大家對南歐英語程度的迷思。除了班上的一位葡萄牙同學、葡萄牙飯店的櫃檯人員外，計程車司機是我第三個用英文對話超過五分鐘的葡萄牙人。熱心的中年司機充當導覽員，一路上和我們介紹辛特拉著名的景點以及歷史，分享了自己最喜歡的宮殿，還說道，此處的植被是皇室從別洲大量移植來的，因此我們目前所見的林相在其他地區都看不到。

佩納宮歷史

佩納宮的歷史始於中世紀，當時僅是一座位於辛特拉山頂上的小教堂，供奉佩納聖母(Our Lady of Pena)，而後，則受到王室們的喜愛。首先，1493年，約翰二世國王(John II)與妻子萊昂諾爾王后(Queen Leonor)至此履行誓言。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國王(King Manuel I)也對此地情有獨鍾，並下令在此地建造修道院。幾個世紀以來，修道院都是個小小的靜謐清幽的冥想聖殿。18世紀，修道院因天災而

毀損，閃電與地震讓這個遠離塵世的烏托邦淪為廢墟，但修道院的命運並未跟著被遺忘。1838年，國王斐迪南二世(King consort Ferdinand II)看中了這座小修道院，決定收購此地與周圍的土地並著手將修道院的遺跡改造成一座宮殿，作為葡萄牙王室的夏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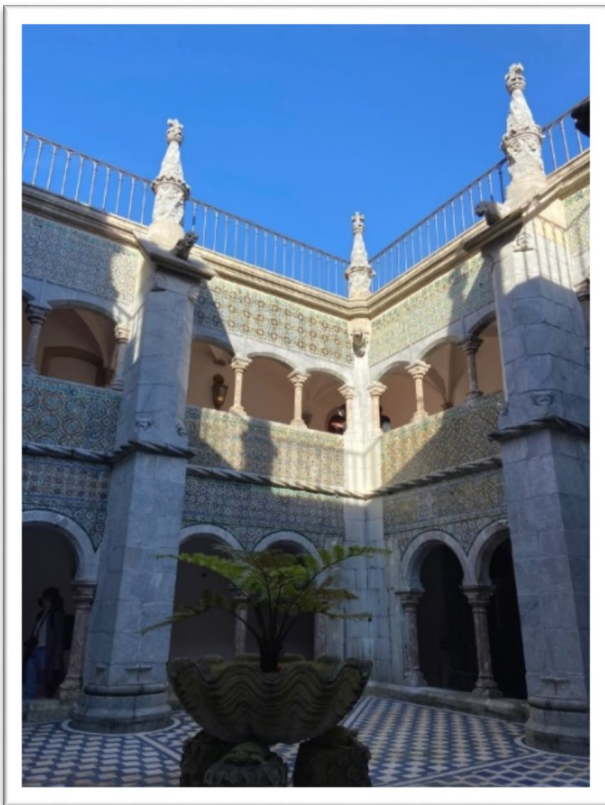
斐迪南二世是19世紀葡萄牙最有教養的人之一。不僅精通多國歐洲語言，在藝術領域，尤其是音樂與繪畫，都有深入的了解與個人獨特品味。一生中結識許多藝術工作者，不論是藝術家、收藏家還是贊助商，斐迪南二世都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因此有著藝術國王(King-Artist)一稱號。

在德國建築師埃施韋格(Wilhelm Ludwig von Eschwege)的帶領下，宮殿於1842年至1854年進行翻修。斐迪南國王和瑪麗亞二世王后(Queen Maria II)也提出了許多裝飾上的點子，包含現今充滿中世紀以及伊斯蘭情調的元素和主立面的華麗窗戶設計。1889年，葡萄牙政府收購了這座宮殿，1910年共和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 of 1910)後，佩納宮被列為國家古蹟。隨著時間的流逝，鮮豔的紅黃外觀也慢慢黯淡，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又重新粉刷，成為如今童話色彩濃烈的宮殿。佩納宮風格豐富，除了主體的異國情調浪漫主義外，內部則可見折衷主義風格，包括新歌德式、新曼努埃爾式、新伊斯蘭和新文藝復興。

佩納宮宮殿特色

司機將我們送達宮殿入口後，馬上就接到下一筆生意，載其他乘客下車。而我們在入口買完票後才發現，這個門口不是真正的入口，我們還必須要爬一個小上坡才能抵達紅黃城堡！

我們從紀念門(Monumental Gate)(圖二)正式進入宮殿內部，這座門有著葡萄牙 16 世紀的建築特色，與修道院建造於同一世紀。大門上佈滿菱形浮雕，門口的拱形則是排列著球體裝飾。這種密集排列的設計，與法國的羅瓦河流域城堡群中，精雕細琢的牆面裝飾十分不同。穿越大門後，通過隧道，就來到了宮殿內的紅黃建築區域。與法國和德國傳統的工整城堡形式不同，佩納宮的路線光是到這裡就像是迷宮般，且讓人眼花撩亂。



圖三：曼努埃爾修道院。

曼努埃爾修道院(Manueline Cloister)(圖三)是此處的重要場所，建於 1511 年，為當時居住於此的僧侶所用。斐迪南二世當家時，重新設計動線，建造平行的雙樓梯，以通往修道院迴廊及宮殿其餘空間。記得以前參觀過的城堡，修道院大多都建在城堡主建築之外，獨立出一小棟，昂傑城堡以及布洛瓦城堡即是此形式。

但佩納宮的修道院置身於宮殿內部，迴廊風格也與前者提到的不同，最大的差別莫過於曼努埃爾修道院的裝飾。迴廊牆面與地面都鋪著彩色花磚(伊斯帕諾—穆德哈爾 Hispano-Mudéjar 瓷磚)，透過「cuerda seca」技術¹拼貼出規律的幾何圖案。對我來說，這樣的



圖四：佩納宮內部大廳。

繽紛裝飾實在地展現了葡萄牙人較熱情奔放的性格。

大廳(圖四)是佩納宮最大的空間，此區也是皇宮的主要休閒社交區，有著寬敞的走道、挑高天花板與哥德式的鍍金黃銅水晶吊燈。除了基本的大扇長方形落地窗外，落地窗上頭還有大圓形玻璃窗，讓整體採光佳，室內明亮舒適。此外，這個空間還陳列了許多斐迪南二世收藏的中歐彩色玻璃裝飾與日本、中國瓷器。

除了原本的大門外，佩納宮還有另一個顯眼的雕刻大門：海衛(Triton)大門(圖五)，這座大門為新宮殿的側翼入口。門口上擺著一尊站在貝殼上的巨大海衛(Triton)，凶神惡煞地海衛是半人半魚的神話怪物，牠瞪大雙眼、瞅著眉注視經過的每一個人。雖說有點嚇人，但牠的姿態看久了，還不自覺會讓人聯想到星巴克標誌上彎著雙腳的美人魚！大門上的浮雕展現了兩個世界：水世界和陸世界。水世界位於較低的樓層，可從新歌德式拱門上的珊瑚與貝殼看出。視線隨著貝殼與海衛往上延伸，海衛頭頂長出的大樹以及背景的葡萄藤蔓和花苞，都展示了陸世界的一面。面目猙獰的海衛讓佩納宮又添了一筆童話色彩，在藍天的襯托下，與世隔絕的地理位置、宮殿的紅黃牆面以及充滿戲劇張力的雕刻，都將我帶入了另一個情境中。

參觀完宮殿內部後，順著路線就能來到風景絕美的露天台(圖六)。露天台是建築設計

外，另一個讓人驚艷的地點，因為在此處可以看見遼闊的山景，大口呼吸新鮮空氣。露天台面對的南方有個石雕十字架，標示了辛特拉山的最高點，高達海拔 528 公尺。視線隨著十字架往左移，還能在另一個小山丘上看見一尊手持矛與盾的中古世紀騎士雕像，守護著整座佩納宮殿與佩納公園。露天台上還有個名為「阿拉伯櫃」(Arabic Cabinet)的小亭子，裡頭放了一台望遠鏡，讓人觀看更遠方的景色。

辛特拉除了佩納宮外，還有另外三個有名的景點，分別為：摩爾人城堡(Castelo dos Mouros)、辛特拉宮(Palacio Nacional de Sintra)和雷加萊拉莊園(Quinta da Regaleira)。原本我們從佩納宮出來後，打算走一小段下坡，去看



圖五：海衛大門。



圖六：寬敞的佩納宮露天台。

看摩爾人城堡，但抵達城堡購票口後，發現整座城堡又有各種爬坡，當天身體稍微不適的我馬上打消念頭。正當思考著如何下山回到市區時，一輛拉風的摩托車騎士對著我們按喇叭。原來那是葡萄牙的另一種觀光交通工具：tuk tuk。這是一種半露天式的摩托拖車，在葡萄牙讀書的朋友後來還說，似乎只有辛特拉是紅色的車廂呢！

下山的路徑，半露天式的車，像是搭了雲霄飛車一樣暢快，讓人忘記了山路暈車的不適。司機不曉得是天生豪放還是為了吸引遊客而扮演的角色，沿途滔滔不絕地說著自己多愛騎車、這一大段下坡多麼刺激有趣。而坐在後座的我們，則是雙手緊握前座的欄杆，專注地試著喬出最舒適的角度來應對一路的顛

簸，臉部被馳騁機車所帶來的風吹得僵硬、披頭散髮，幸好還有疫情下的最新裝扮—口罩擋風，不至於吃得滿口風沙，搭配著豪邁司機的配樂，我們用雙眼快速瀏覽下山的景色。飆仔司機熟門熟路地將我們在一個小巷口放下，指著狹窄的下坡台階說道：「沿著這裡走下去，就會到你們想去的乳酪塔店了！」自助旅行的好處之一，就像現在這樣，能夠隨時更改微調行程，發現意想不到的驚喜。

台灣對於葡萄牙的印象，似乎僅停留在福爾摩沙。葡萄牙出了哪些名人？好像除了大航海家達伽馬後，就直接跳到了如今還活躍於媒體上的足球球星羅納度 C 羅。除此之外，我和小善想破頭，還真叫不出幾位葡萄牙名人的名字，甚至連任何一位古典藝術家都想不到！

不過，對葡萄牙的想像在這趟旅程過後，終於不再只是肯德基蛋塔與西班牙旁邊的國家了。不論是當地語言、飲食習慣與建築特色都與我們所熟悉的西歐國家截然不同，親自走一回後，深深地被這裡的「異國」風情吸引。

飛機起飛時，已經開始想念掛滿曬衣繩與鮮豔衣服的街景、繽紛的磁磚與懶洋洋的氣息。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學生，目前於法國昂傑大學進行雙聯研讀。)

法國教育資訊：法國大學校園開始使用中性的稱代名詞「iel」

近來法國大學校園正逐漸實驗性地採用一些新的語言使用政策，以促進並尊重性別平等，例如中性第三人稱代名詞「iel」，其結合了法語原有的「Il」(他)與「Elle」(她)。

2021年11月時，法國權威法語字典 Le Petit Robert 宣布在他們數位網路版字典中，加入這個新的第三人稱代名詞「iel」。儘管法國高等教育部長布蘭克(Jean-Michel Blanquer)對這項「改造現有語言使用方式」的嘗試感到憂心，但這個原本僅在多元性別倡議份子圈廣泛使用的人稱代名詞，目前已被某些年輕大學生所認同採用。

洛林(Lorraine)大學社會事務處主任佛羅宏斯·達慕(Florence Damour)指出：「我們感到對某些大學生而言，這是越來越重要的問題」。該大學向來在校園包容與融合政策投注許多心力，並定期透過許多促進校園多元包容意識的影片進行宣導，其中特別涉及非二元性別的主題(亦即其自我性別認同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人)。

這些新興語言使用方式同時也透過某些社會科學研究而催生出來。如波爾多大學校園平等事務負責人瑪希翁·帕歐勒蒂(Marion Paoletti)說：「我們在許多人文科學的論文中，看到越來越多人在書寫中使用新的複數人稱代名詞，如「iels」或「celleux」。至於在性別研究領域，部分教師甚至會在電子郵件的簽名中註明他們的人稱代名詞。

但是，怎樣妥適地使用這些新一代人稱代名詞？雖然目前這仍是少數狀況，但已是各大學教職人員須面對的問題。昂傑大學(Université d'Angers)性別研究碩士班的某位23歲跨性別男性表示在學期一開始時，他便向他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提及他自己的性別認同。他說：「他的指導教授接受他的男性認同。在碩一開學時，我在課堂上就已表明我希望被使用在我身上的人稱代名詞。在全班60個人中，只有兩個跨性別者。而今年，在向學校諮詢後，我們認為如果所有班上的人都表明自己偏好的人稱代名詞的話，將會是件好事，因為表明性別認同的責任，不該只由跨性別者承擔」。不過他也遺憾地表示這項措施的實行度並不高，即便行政人員與同學們都持善意態度，但「改變人們向來的習慣仍是相當困難」。

從2019年起，法國高等教育部開始認可跨身份認同，並向各教育單位提議一項改名程序進行調整。不論學生的身份狀態，皆可進行這項改名措施，亦無需準備任何證明文件。這項由學生自行選擇的名字使用方式，包含學生證之標示、電子信箱與考試的簽到單。例如在洛林大學共6萬名學生中，2019-2020學年共有22位學生向學校申請這項改名措施，而2020-2021則有31位學生。

(原始資料來源：2022年2月18日《世界報》；駐法代表處教育組編譯)